

打倒老板们!

约瑟夫·德雅克

1859年4月

我们不再处于传说中的土星时代，那时父亲会吞噬他的孩子，也不再处于希律时代，人们会屠杀整整一代脆弱的无辜者—毕竟，这并不妨碍耶稣逃脱屠杀，也不妨碍朱庇特的吞噬。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用剑或牙齿杀害儿童的时代，年轻人埋葬老人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海格力斯已经死了；为什么要设法使他复活呢？我们最多只能激发他的活力。棍棒的威力不如硝石，硝石的威力不如电瓶，而电瓶的威力不如思想。

对每一个想法，现在和将来，都欢迎！权力对人的统治如此之久，以至于它对人类的占有如此之大。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到处留下了驻军。即使在今天，除了在思想上，也很难把它从上到下清除。每一种文明都是它的堡垒，在偏见的护卫下，它对入侵的亚马逊—自由—的通过持敌对态度。因此，那些自认为是革命者并只为自由而宣誓的人，却宣称独裁的必要性，似乎独裁并不排斥自由，而自由则是独裁。说实话，在革命者中，有多么大的婴儿啊！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和那些依附于他们的父亲的巨婴—对他们来说，民主和社会共和国无疑是必要的，但与皇帝或独裁者—都是一体的—为总督；人们侧身骑在驴子的胴体上，面朝屁股，他们的眼睛紧盯着进步的前景，在接近它的同时也远离了它，—这种姿势的脚在头部前方的相反方向上奔跑。这些革命者，光着脖子的政客，带着领子的印记，保留了奴役的道德污点，专制主义的僵硬脖子。唉！他们在我们中间实在是太多了。他们自称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喜欢，他们只爱铁腕的权威：实际上比君主主义者更有君主主义，在他们身边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

独裁，不管是有一百个头还是一百条尾的九头蛇，不管它们是专制的还是蛊惑人心的，都肯定对自由无能为力：它只能在道德上和物质上延续奴役。既然有铁的枷锁，把一群无助的人关在铁的枷锁下，把他们囚禁在鸩母的意志的制服里，这并不能产生聪明的自由人。所有不属于自由的东西都是反对自由的。自由不是一个可以分配的东西。它不属于任何命令它的人物或公共安全委员会，也不属于对它的馈赠。独裁可以砍掉人的头，但它不能使人增加和繁殖；它可以把知识分子变成尸体，但它不能把尸体变成知识分子；它可以使奴隶在它的靴子下蠕动和爬行，像蛆虫或毛毛虫一样，在他沉重的脚步下把它们踩扁，—但只有自由可以给他们翅膀。只有通过自由的劳动，智力和道德的劳动，我们这一代人，文明或蛹，才会蜕变成一只明亮和闪亮的蝴蝶，才会具有人类的类型，并在和谐中继续发展。

我知道，许多人在谈论自由时并不了解它；他们既不了解自由的科学，甚至也不了解自由的情感。他们从不认为废除统治者会带来什么，而只是用名字或人代替；他们不认为一个社会可以在没有主人或仆人、没有首领和士兵的情况下运作；在这一点上，他们就像那些反动派一样，说在这一点上，他们就像那些说：“总是有富人和穷人，而且总是会有。没有富人，穷人会怎么样？他们会饿死的！”煽动者并不完全是这样说的，但他们说“一直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一直会有。没有政府，人民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会在奴役中腐烂！”所有这些古人，红种人和白种人，都只是伙伴和帮凶；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打乱了他们可怜的理解，这种理解被无知的偏见、愚蠢的虚荣心和白痴主义所束缚。剽窃过去的人，回顾性和追溯

性的革命者，独裁者，那些屈从于蛮力的人，所有那些呼唤拯救力量的深色独裁者，将终其一生也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那些要求国王的青蛙来说，我们看到了他们，并将永远看到他们把他们的索利沃换成了格鲁，把七月政府换成了二月政府，把鲁昂大屠杀的肇事者换成了六月大屠杀的肇事者，把卡瓦尼亚克换成了波拿巴，明天，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把波拿巴换成了布朗基……如果有一天他们喊：“打倒市政卫队！”那是为了在下一刻喊出：“卫队机动队万岁！”或者他们把机动卫队换成帝国卫队，就像他们把帝国卫队换成革命营一样。他们过去是臣民，现在是臣民，将来也是臣民。他们既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他们昨天抱怨没有自己选择的人；第二天又抱怨有太多的人。最后，在每一个时刻和每一个转折点上，他们都在召唤权威，”用他那长长的、尖尖的鸟嘴，套在他细长的脖子上” [au long bec emmanché d’ un long cou]，他们发现它竟然把他们压碎了，它把他们杀死了

凡是自称为革命者并谈论专政的人，都只是一个骗子或流氓，一个低能儿或叛徒：如果他把专政作为社会革命的辅助手段，作为从过去到未来的过渡方式来鼓吹，那就是低能儿和骗子，因为它总是用现在的指示词来连接权威；如果他只是把专政设想为在预算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所有模式和所有时间里扮演代表的手段，那就是流氓和叛徒。

的确，有多少小矮人只想拥有官方的高跷：一个头衔，一份薪水，一些代表，把自己从普通凡人挣扎的泥潭中拉出来，给自己装出巨人的样子。老百姓会不会总是愚蠢到为这些侏儒提供一个台阶？他们会不会总是被告知。”你说要压制那些由普选产生的人，要把国家和民主的代表权扔出窗外，但你要用什么来代替它？因为最后，有些东西是必要的，必须有人指挥：那么，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你不想要一个皇帝，一个暴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谁来代替它：一个独裁者？……因为每个人都不能开车，必须有一个人献身于管理他人……”诶！先生们或公民们，如果只是为了取代它，那么取代它又有什么好处呢？需要的是消灭邪恶而不是取代它。无论他有一个或另一个名字，无论他在这里或在那里，如果在这个面具或那个外表下，他仍然和总是在我的路上，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 一个人要除去一个敌人，而不是取代它。

独裁、主权裁判所、君主制，可以说，-因为承认邪恶的权力可以行善，这不就是宣布自己是君主主义者，认可专制主义，放弃革命吗？-如果有人问他们，这些残酷武力的绝对拥护者，这些蛊惑人心的强制性权威的倡导者，他们将如何行使它，他们将以何种方式组织这种强大的权力：有些人会像已故的马拉那样回答你，他们想要一个戴着球和链子的独裁者，由人民判处，为人民工作。首先让我们区分一下：要么独裁者按人民的意愿行事，因此不会真正成为独裁者，只会像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一样；否则他就会真正成为独裁者，手中会有他的领导权和鞭子，他只会按照自己的好恶行事，也就是为了他的神圣的人的专属利益。以人民的名义行事就是以所有人的名义行事，不是吗？而每个人都不是科学的、和谐的、智慧的革命者。但我承认，为了符合布朗基主义的思想，例如-那碳化的尾巴主义，那 ba-be-bou-vist 共济会，那些新物种的隐形人，那秘密的……智能人的社会，-有一个人民和一个人民，启动兄弟的人民，伟大的大众建筑师的弟子，和未入门的人。这些附属机构，这些杰出的人物，他们之间总是一致的吗？

让一个关于财产或家庭-或你说的-的法令发布，有些人会觉得它太激进，而另一些人则觉得不够激进。目前，一千把匕首，每天都会对独裁的奴隶制举起一千次。谁要接受类似的角色，谁就不会有两分钟的生命。但他不会认真接受，他将有小圈子，所有争夺利益的人都会挤在他身边，并为他成为一个被献身的男仆营，以便得到他权力的残羹剩饭，权力的碎屑。那么，也许他确实可以以人民的名义来指挥，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毫无疑问是反对人民的。他将驱逐或枪毙所有有自由主义冲动的人。就像查理曼大帝或其他什么国王一样，以他的剑的高度来衡量人，他将斩杀所有超过他水平的知识分子，他将禁止所有比他更进一步的进步。他将像所有维护公共安全的人一样，像 93 年的政治家一样，是宗教裁判所耶稣会的追随者，他将宣传普遍的愚昧，他将粉碎个人的主动性，他将使黎明的黑夜，在社会理念上投下阴影。他将使我们重新陷入文明的屠宰场，不管是死是活，他将使人民不再是智力和道德的自主者，而是一个骨肉的自动化，一个畜生的身体。因为，对政治独裁者来说，就像对耶稣会会长一样，人身上最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是尸体！……

另一些人，在他们的独裁梦想中，与这些人有些不同，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人的独裁，不想要一个独头的参孙，而是想要一百只或一千只驴子的下巴，一个由无产阶级的小奇迹组成的独裁，因为他们在某一天用散文或诗句转述了一些平庸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投票名单上或在一些政治革命小教堂的登记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所以被认为是聪明。最后，独裁者的头颅和手臂的毛发足以与拉塔波尔人相抗衡，并且像往常一样，肩负着消灭贵族或小人的使命？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认为，邪恶并不在于自由主义的机构，而在于对暴君的选择。他们在名义上是平等主义者，在原则上是支持种姓的。通过让工人掌权，取代资产阶级，他们并不怀疑，在所有的世界中，一切都会是最好的。

让工人掌权！事实上，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我们在临时政府中不是有阿尔伯特吗？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吗？如果他不是一个腹肌，那又是什么？在制宪会议或立法会议上，我们有来自里昂的代表；如果有必要通过代表来判断被代表的人，那将是里昂工人智力的一个可悲的标本。巴黎给了我们 Nadaud，一个天性愚钝的人，对一个搬运工来说足够聪明，他梦想着把他的小铲子变成总统的权杖，-这个低能儿！还有科邦，阿特莱尔的牧师，也许是最不符合耶稣教义的人，因为他至少毫不迟疑地摘下了面具，在反动派中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与他们并肩作战。-正如在王位的台阶上，奴才们比国王更具有保皇性一样，在官方或法律权威的梯队中，共和派工人比资产阶级更具有资产阶级性。这一点可以理解：成为主人的自由奴隶总是夸大训练他的种植者的恶习。他倾向于滥用他的指挥权，只是在他的指挥者容易或被迫服从和卑鄙的程度上。

由工人组成的独裁委员会当然是最自视甚高和最无效的东西，因此也是最反革命的。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对待公共安全概念，那么首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工人从所有的政府权力中赶出去，然后总是尽可能地把政府权力本身赶出社会。（对权力来说，有可疑的敌人比有可疑的朋友更好）

官方或法律权威，无论用什么名字来装饰它，都是虚假和有害的。只有自然或无政府的权威才是真实和有益的。

在 1848 年，谁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拥有权力？是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卡瓦尼亚克还是波拿巴？以上都不是。因为，如果他们手中有暴力力量，他们自己也只是工具，是反应的啮合齿轮；因此，他们不是发动机，而是机器。所有的政府当局，即使是最专制的，也不过如此。他们按照一个派别的意愿运作，为该派别服务，除了阴谋的意外，以及妥协的野心的爆发。因此，1848 的真正权威，普遍安全的权威不可能不在政府，而是一如既往地在政府之外，在个人的主动性中。蒲鲁东是其最杰出的代表（我指的是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在议院）。正是在他身上体现了群众的革命鼓动。而为了这个代表，他不需要合法的头衔或授权。他的唯一头衔来自他的工作、他的科学、他的天才。他的授权，不是来自他人，不是来自蛮力的专断，而是来自他自己，来自良心/意识，来自他智力的自发性。自然的和无政府的权威拥有它所应得的任何一份影响力。而这是一种只需做 *de prétoriens* 的权威，因为它是智慧的独裁：它搅动，它振作。它的使命不是让人变胖或变矮，而是让他们的头都长高了，而是在他们所有人身上发展出精神本性的扩张力。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以公共自由的名义制造奴隶，而是以私人权力的名义消灭奴隶制。它不会像封建男爵那样，通过在宫殿里安装石榴裙，用铁甲武装自己，在弓箭手中骑马，把自己强加给平民；-它在人民中得到肯定，就像星星在苍穹中变得明显，通过照耀它的卫星!!。

蒲鲁东作为总督会有什么更大的权力呢？他不仅不会有更多的权力，而且会少得多，甚至假设他能保持他的革命激情。他的权力来自于他的大脑，所有具有阻碍他的大脑工作的性质的东西都是对他的权力的一种攻击。如果他是一个独裁者，穿着靴子和马刺，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戴着宗主国的腰带和徽章，他就会失去与他的随从进行政治斗争的所有时间，而这些时间是他用来使群众社会化的。他将会做出反应而不是革命。相反，请看卢森堡的侍从官路易-勃朗，他也许是所有临时政府中最用心的人，但也是最背信弃义的人，他把被说教的工人交给了武装的资产阶级；他做了所有穿法衣或戴专制徽章的传教士所做的事，向穷人宣扬基督教的慈善，以拯救富人。

头衔、政府授权只对那些非实体的人有好处，他们太胆小了，自己什么都不懂，想让人看到。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做，除了这些婊子的理由。强壮的人，聪明的人，一切靠劳动，一切靠阴谋的人，是他的作品的儿子，而不是他的父亲、叔叔或任何赞助人的儿子的儿子的人，对这些肉体上的归属没有任何看法；他鄙视和憎恨它们，认为它们是会玷污他的尊严，是猥琐和可耻的东西。软弱的人，无知的人，对人性仍有感觉的人，也必须害怕它们；他只需要一点常识。因为如果每一个闹剧都是荒谬的，那么当它带着棍子的时候就更可怕了!”。

每一个独裁政府，无论是从单数还是复数来理解，每一个蛊惑人心的大国都只能拖延社会革命的到来，用它的主动性，无论它是什么，它无所不能的理性，它的公民和必然的意志来代替无政府的主动性，代替理性的意志，代替每个人的自主权。社会革命只能由所有人的机关单

进行；否则就不是社会革命。那么，必要的是，它必须趋向于此，就是给每个人以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行动的必要性方面，以使这些运动相互沟通，给予和接受进步的动力，从而使力量增加十倍和百倍。最终需要的是，社会上有多少个有思想的人，男人或女人，就有多少个独裁者，以便撼动它，反对它，把它从惯性中拉出来，-而不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洛约拉，一个一般的政治来约束，也就是让彼此不能动弹，在他们的胸口，在他们的心里，像一个噩梦，以压制脉冲，在他们的额头，在他们的大脑，像一个强制性的或教义性的指令，以折磨它的理解。

政府权力，独裁，无论它被称为帝国还是共和国，王位还是椅子，秩序的拯救者还是公共安全委员会；无论它今天以波拿巴的名义存在，还是明天以布朗基的名义存在；无论它来自哈姆还是贝莱尔；无论它的徽章是老鹰还是填充狮子。……独裁只是一种被腐蚀的阳刚之气和梅毒之人对自由的侵犯；它是一种在大众一代的智力器官中接种了繁殖种子的剖腹产病症。它不是自由之吻，不是青春期的自然和富有成效的表现，它是处女与衰老的通奸，是对道德的攻击，是像导师对学生的虐待一样的犯罪，它是对人类的杀戮！”。

只有一个革命的专政，只有一个人性的专政：那就是思想道德的专政。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其中吗？只要想要它，就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它之外，不需要，也不需要，为了使它得到承认，需要一营一营的独裁者，也不需要刺刀的战利品；它只在它的自由思想的护卫下前进，只用它的启蒙的光束作为权杖。它不创造法律，而是发现法律；它不是权威，而是创造权威。它的存在只是靠劳动的意志和科学的权利。今天否认它的人，明天就会肯定它。因为它不像军团的上校那样，通过扣上自己的扣子不活动来指挥演习，而是通过言传身教来命令运动，并通过进步来证明进展。

-大家齐步走！那人说，这就是蛮力的专政，动物的专政。

-让爱我的人跟着我吧！另一个人说，这是智力化的武力专政，是同态的专政。一个是所有的牧羊人，所有的牧民，所有在羊圈里指挥或服从的人，所有居住在文明中的人的支持。另一个则是由个人组成的人，未开化的知识分子。一个是现代异教的最后代表，是最后结束的前夜，是它对公众的告别。另一个是一个新时代的首次亮相，它的登场，社会主义的胜利。一个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它触摸到了坟墓；另一个是如此年轻，以至于它触摸到了摇篮。

-衰老的！它是律法，-它是必须灭亡的！

-这是自然规律，孩子！-你会成长的!!!

1859年4月，纽约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约瑟夫·德雅克
打倒老板们!
1859年4月

原文地址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joseph-dejacque-down-with-the-bosses>

zh.anarchistlibraries.net